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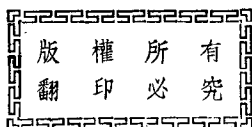
第二輯

歷代賢豪

管仲

王鏡如 編

勝利出版社印行



中國歷代名賢 管仲  
故事集第二輯  
定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運匯費)

主編者 潘公展 印維廉

編著者 王 毓 瑚

發行所 勝利出版社  
重慶羊子驢一八號  
上海廣東路一七〇號

經售處 中華書局  
正中書局  
大東書局  
開明書局  
史學書局  
各地分支局

重慶總經售 文信書局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渝初版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滬一版

0001—6000

6001—8000

## 作者小傳

王毓珊先生，字連伯，現年三十七歲，河北高陽人。初卒業於舊制中學，已而去德，負笈於波次達米高中；畢業後，復入慕尼黑大學肄業；歲餘赴法，轉入巴黎大學，以逮竟業。先生專攻經濟，而雅嗜史學，治經濟史尤精邃。歸國以後，歷任教職。抗戰軍興，應國立編譯館之聘，參與整理中國經濟史料工作，以迄今茲。已成著作有桑弘羊及劉晏兩傳（載顧頡剛先生主編之「中國名人傳」）。本書敘述管仲因應時勢、創造霸業之始末，及春秋戰國時代霸政制度與變法運動發生之背景經過，極為精到，為歷來傳述法家始祖——管仲生平事功者備見之力作。現任國立編譯館編審，兼國立復旦大學教授。

勝利出版社編印組謹識 三十四年二月

##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編纂旨趣

潘公展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我中華民族，立國迄今，垂五千年，並世國家，其文化之悠久，殆無其倫。近百年來，他從一個堂堂大國，淪爲被人輕侮凌辱的次殖民地，不平等條約的桎梏，幾乎把他束縛得透不過氣來，於是有由懼外而媚外、精神上喪其所守的趨勢。不但外人往往以爲中國已無可爲，即國人亦幾懷疑其立國之道是否還能存在。到了國父倡導三民主義，鼓動國民革命，數十年間，民族意識的火炬始復大放光明，而尤其自抗戰軍興，全國軍民在 總裁領導之下，作堅苦卓絕的鬥爭，把世界上所謂三大強國之一的日本，打得日暮途窮，陷入毀滅的深淵，於是全世界人士方矚然於中國的立國精神確有可以珍視者在。

抗戰一開始，總裁就昭告全世界的人士說：「我們是有無窮的威力」。這「無窮的威力」是什麼？中國的敵人絕不瞭解，中國的友邦也未必開始就瞭解，就是參與抗戰的全國軍民恐亦未必都全能瞭解。祇有讓事實來說明這個真理。

我們這雄偉壯烈的神聖火燄，在持久而普遍地燃燒着；它照耀着東方，也照耀到四方。全世界的人們，在驚奇，在禮讚。不瞭解的人說這是神祕的奇蹟，一個永遠猜不透的謎。祇有真知灼見之士才由此而逐漸地體認出中華民族力量之雄厚，是導源於優良的

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他們一面歌頌這世界古國的新生，一面卻大聲疾呼的要效法「中國精神」。尤其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們，一語道破，他們說：「英國人士對中國文化學術之真義的價值，過去不無疑惑之處。但時至今日，一方鑒於狹義國家主義的橫暴相仇，一方感於中國反日態度的莊嚴鎮靜，究竟誰為世界文化的領導者，現在我們可無疑義了」。

這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蘊蓄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潛化而成為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更由這種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凝結而為自立自強的堅強力量。這種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鑠的，是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是積五千年治亂興亡的洗鍊，而創造成爲至大至剛的民族精神。在平時，我們是生於斯、息於斯而不自知，可是一遇到國家危急之秋，祇要有賢明領導者振臂一呼，把全國的意志力量集中起來，則平日蘊蓄在每一個國民血液中的潛伏力量，便如疾風驟電，有觸即發，無堅不摧。這沛然不可抵禦的民族力量，是導源於四萬萬人的同德同心，而表現在舉國上下的共生共死。我們愈戰愈強的原因在此，我們「威力無窮」的關鍵亦在此。

這就是外國人所尊敬而要效法的「中國精神」！

近百年來，如果我們全國上下能够發揮「中國精神」，何致慘遭五千年來未有的變局，把民族生機斬絕殆盡？而最可痛心的，是我們在抗戰四五年之後，民族中還不免有

自輕自賤的渣滓存留着。在長沙三次大捷的消息傳出後，居然還有一些中國人說這是受英美太平洋參戰的影響；而有些人還公然把異邦看作祖國，這真是道地的「文化奴隸」。文化奴隸們是僅僅具有中國人的軀體，而根本實已喪失中國人的靈魂。因此我們從事文化工作者，更應當倍加努力，不僅要珍重和寶貴這「中國精神」，並且還要發揚光大；拿這聖潔的火種，去焚化那些醜態百出的民族渣滓。——這是我們編纂這套「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的主要動機。

我們編纂這套故事集，既不是整理國故，也並非懷古幽思，更談不上復古傾向。它祇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在建國文化的坦途上，貢獻力量，建築小小的基石。我認爲建國文化是建築在兩大基礎上：第一是發揚固有的優良文化，從根救起；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學工藝，迎頭趕上。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個基礎上的許多基石之一。

有人說，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應當着眼於全社會或全民族，何必要先致力於名人傳記，宣揚這些一姓一家或少數人的事蹟？這種見解，似是而非。要知道歷史上所稱的偉人，也就是代表這個民族文化的結晶；要了解我民族文化的精髓，必先要研究這些偉人的事功學術及其影響。因爲多數人的活動，往往受少數人的感召，如夏禹的治水，孔子的教育，秦始皇的統一，成吉思汗的遠征，國父的革命等等，並非一人一姓之功，而是全民族精神力量的總表現。況且我們敘述的方法，也不是爲某一個人作年譜，而是

着限於他對全民族的貢獻。現在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決不是復古運動，而是含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重大意義，所以就歷史上選出若干偉大人物，描寫其所以成爲偉人的精神所在，其影響自更可深刻動人。譬如敘述夏禹治水，僅僅敘述事實，還不如描寫夏禹用什麼精神和力量治水而成功。因爲夏禹治水的事實，在今天自然不會全部重演，而像夏禹這位民族偉人，有志的青年自都可以「有爲者亦若是」。有了一位夏禹，已經能够扭轉乾坤，假使有許許多多夏禹，試想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將如何偉大！由此可見本書的任務，雖是檢討過去，而實際上未嘗不含有創造將來的使命。

我們一向衡定人物的標準，不外「立德」、「立功」、「立言」三者。這套故事集也大體上採用此法。有大德於天下，永爲國人頂禮膜拜者，爲民族偉人；列第一輯。有功勳於國家，或其事功人格足以激勵青年者，爲歷代賢豪；列第二輯。學術思想照耀千古，堪爲我民族文化的結晶或代表人物者，爲學術先進；列第三輯。共凡三輯，都三十冊，如有必要，亦得增減。如此，分讀可以知我民族精神之所寄託，合讀則可了解我民族文化的全貌。爲了普及宣傳，故寫作方法力求通俗，使讀本書者如看傳記文學。爲了節約紙張，各書的內容重質不重量，每冊的字數也以五萬字至八萬字爲度。

承各位專家學者熱忱襄助，使我這個志願得以圓滿成就，由衷的感激；實非筆墨所能表達。現既編纂就緒，刊行有日，謹將本人編纂本集的動機和志願，奉告讀者。

## 目次

第一章	時代背景	………	一
第二章	管仲的出身	………	一三
第三章	建立霸權的預備	………	二五
第四章	創霸的經過	………	三七
第五章	霸權的穩定	………	五一
第六章	齊國霸業的全盛期上——攘外	………	五九
第七章	齊國霸業的全盛期下——安內	………	七七
第八章	齊國霸業的衰落	………	九三
第九章	管仲死後的齊國	………	一〇九
第十章	管仲死後的霸政	………	一二一



第十一章	從春秋到戰國……	一三一
第十二章	戰國時期各國的變法……	一四三
第十三章	法家的學說和著述……	一五九

# 管仲

王毓瑚編著

## 第一章 時代背景

距離現在三千年以前，正是殷朝的末年，就在如今陝西省的西部地方，有一個名叫周的部族強盛起來，把殷朝推翻，建立了周朝；部族的首領做了其他一切部族的共主，號稱天子，就是那有名的周武王了。不過周朝的天下，當時還沒有真正把得牢穩，盤據在各地的大小無數的部族都擁有實力，根深蒂固，周族祇算是那些部族當中比較最強大的一個，由其他部族公認爲領袖罷了，事實上各個部族仍然保持着獨立狀態，尤其是那新被征服的殷族，人口衆多，歷史悠長，殘餘的勢力仍然很大。以渭河流域爲基礎的周族，爲了鞏固和發展自己的勢力，就採取了一種新的建國策略。這種策略稱做「封建制度」，實在說來，就是一種侵略性的武裝殖民。原來那時文化比較最發達的地方是

黃河的中游和下游一帶，可是這一帶的農業，還在很粗疏的階段上。周族卻是一個善於耕種的部族，他們關於農業的知識和技術都比較高明，因此他們就利用這種優勢，來作擴展勢力的資本。周天子憑藉武力為後盾，把自家的子弟和一些功臣封到東方各地，建立起許多個侯國，在廣大的土著部族的勢力範圍內，形成許多個據點，預備從那些據點出發，推展比較進步的農業，憑藉優勢的經營技術去壓倒土著，再進而加以同化；將來各據點的勢力範圍彼此銜接起來，合成一個，就完全是周族的天下了。這種策略推行的結果，很為成功；周族的勢力逐漸滲透到東方各地，隨了各地農業的進展，周王朝的基礎也就越加牢固起來。

封建制度是周朝的建國策略，同時也就是它的政治組織方式。這種制度的本質，原是動的、進取的；在開國的初年，執政者運用這種策略的精神，也是如此。可是等到成功之後，原來的精神逐漸消失，制度的本質，也慢慢由動的、進取的，而化為靜的、呆滯的，再沒有應變的機能。當時天下各地大大小小無數的侯國，在上面共同擁戴周王，

對他稱臣納貢，可是侯國的君主在自己的國內，則是自作主張，特別是各國都有大小不同的兵力。在這種情勢之下，必須是上面的王朝擁有絕對優勢的武力，然後纔能夠維持和平。一到了王朝的實力虛弱的時候，整個的政治組織就要開始解體，再加上外方敵人的攻擊侵襲，自然更加容易崩潰了。

×

×

×

×

提起外方的敵人，却要大概說明一下。原來當時的所謂天下，只是限於黃河和長江流域的一些地方；活動在這個範圍以內的部族，大體上可以分爲兩個派別：一方面是所謂「諸夏之國」，另一方面則是種種野蠻部族。這兩派部族的分別，只是文化上的一種界線；彼此之間，並不一定有明顯的血統或種族上的差異。大體說來，諸夏各國是以農業爲經濟基礎，居住的地方有一定，建築的有城郭；野蠻部族則是些以射獵劫掠爲生的游牧部落。諸夏之國的文化既然比較高些，因此它們就鄙視那些游牧部族。事實上那些游牧部族的語言以及生活習慣，也確是兩樣；他們的居住、飲食、衣服、裝飾、以及禮

節等等，都很特別；頭髮是披散着的，穿袍子只把左臂伸在袖子里面，居住也沒有一定的地方，大概是住在帳幕裏的；遇到祭祀，就在野外舉行。在作戰的方法和軍隊的編制上，彼此也是不同。諸夏之國作起戰來，是以車為主，稱爲「車戰」；軍隊的編制也是以車爲單位，每一輛兵車附有幾名甲士，若干名步兵，合起來組成「一乘」。游牧部族因爲是居住在山地，所以不習慣駕車；他們作戰只用步兵，當然也有騎兵，行動是比較要敏捷的多。還有一點，當時諸夏和那些野蠻部族，是雜居的。大概平原和河谷之類宜於耕稼的地方，都屬於諸夏的勢力範圍；而那些山岳地帶，則是野蠻部族的活動區域。用現在的地名來說，山東東北沿海和中部的山地，燕山、太行山和山西高原的大部，陝北和隴東高原，中條山、秦嶺和河南西部山地，都是由野蠻部族盤據着。他們分爲許多部落，諸夏的人因而給他們起了種種的名子：山東東北部的叫作萊夷，山東中部山地的叫作戎州己氏之戎，燕山一帶的叫作山戎或北戎，有一部分叫作無終氏之戎，太行山和山西高原的叫作赤狄，陝北高原的叫作白狄。另外還有一種長狄，據說那種人的身材

異常高大，根據地大約是太行山的南部。陝西西部和隴東高原上的叫作允姓之戎和姜姓之戎，也統稱爲西戎；秦嶺一帶的叫作犬戎，河南西部山地的叫作楊拒、泉皋、伊維之戎和蠻氏之戎。這許多野蠻部族真是五光十色，和諸夏各國犬牙相錯的雜居着。除了北方這些遊牧部族而外，淮水、漢水和長江流域各地還有蠻族和夷族，乃是以森林和池沼地帶爲根據地，以採集和捕魚爲生的異種部族。他們的文化也和諸夏各國不很相同。那時候的黃河，是從現在的鄭州附近流向東北，到天津附近入海的。也就在鄭州附近的地方，從黃河分出來一支水流，大體上是沿了現在黃河的河道東流入海；這一條水，當時名叫濟水。這條濟水通過黃河和西方的渭水接連起來，大致形成一條東西的直線；這條直線，可以說是古代諸夏文化集團發展的軸心。以這個軸心爲骨幹，分頭向其他適於耕種的河谷和平原去開拓，諸夏的活動範圍也就隨着擴展。也就在這同時，自然和那盤據在山岳和湖沼地帶的種種夷狄部族越來越接觸越多；爲了爭奪活動範圍，相互間的衝突也越來越激烈。這種情形，在北方尤其厲害。在這相互衝突的時候，諸夏方面十九是吃虧

的，原因很顯然：農業社會的生活各方面，都是呆滯的，行動自然也太緩慢。在另一方面，游牧部族的行蹤無定，來去飄忽，行軍作戰，有如狂風暴雨，所以總是能夠保持主動，進退自如。他們可以隨時出動進攻，可是諸夏國家徵調一次隊伍，卻很費些手脚；等到軍隊徵調齊了，開始出動的時候，往往敵人已經是帶了搶掠的東西轉回山裏去了。幸而諸夏國家建築了許多城郭，散布在各地，游牧部族不容易攻打進去；但是居住在鄉野的農人，就沒有方法防禦，時常要遭受侵擾，飽嘗防不勝防的苦頭。

×

×

×

×

自從周族建國以來，始終是同各方的野蠻部族在不斷的鬥爭。能夠抵擋得住夷狄的攻擊，也就能夠保持太平，否則就是一個衰弱時期。王朝威望的大小，就全看它的力量是不是足以領導起來對夷狄的抗戰。在開國的初期，王朝的勢力正在強盛，自然壓制住了各方面的夷狄。尤其是在東方，周族系統的國家，向夷狄勢力範圍以內還大大的擴展了領土。可是到了周朝的第四個君主昭王的時候，王朝已經顯出衰弱的徵象，夷狄又漸

漸蠢動起來。昭王有一次到南方漢水一帶去巡遊，遭了蠻人的暗算，一去沒有回頭，死的  
不明不白；朝廷因為沒有力量，對於這樣一件大事，竟然沒有敢追究。各方的野蠻部  
族看到王朝衰弱，也就一個個的囂張起來。昭王的兒子穆王，倒是很振作了一下，幾次  
興兵討代內侵的敵人；王朝的威望，因而又增高了許多。只是他去世以後，情形又變更  
了。夷狄部族隨了王朝的衰弱越來越加猖獗，時常跑來侵擾；諸夏的人必須輪流拋下工  
作，離開家庭，去到邊界地方守衛，戰死的自不必說，能夠轉回家的，往往會發現他的  
鄉里已經改變了樣子，家人星散，田園荒蕪，真是說不出的淒慘。當時的詩人也曾有詩  
描寫這種景況：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  
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  
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儉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我今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詩裏面所說的儉允，正是北方的遊牧部族。當時諸夏國家的人民，直接間接的也不知道受過多少煩擾和苦痛。又過了一百多年，到宣王做了天子，一力勵精圖治，選賢用能，對各方的夷狄部族，大張撻伐。他派遣召穆公平定東南方的淮夷，尹吉甫遠征東方的徐戎，方叔討伐南方的蠻荆，又命尹吉甫和南仲連次出兵攻擊北方的儉允，每次都是取得